

世界文学名著全书

——世界趣书文库

福尔摩斯探案集

(上)

[英] 柯南道尔 著

殷丽英 耿志慧 译

世界文学名著全书

——世界趣书文库

福尔摩斯探案集

(下)

[英] 科南道尔 著
殷丽英 耿志慧 译



回忆录

假面人

世界文学名著全书

我的朋友福尔摩斯的非凡才能实在令我钦佩不已，他能使那些离奇的神秘案件更具戏剧性，以致于我自己也不能抵抗住诱惑，最后也投身到故事情节中去了。在我根据这些案件编写短篇小说的时候，用了很多笔墨去描写他的成功，这对我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做法了。我之所以这样，并不是为福尔摩斯的名声考虑，而是因为如果福尔摩斯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难题，别人就更难解决而案件也就永远不能了结了。这样看来，福尔摩斯的确是胜人一筹，所以浓墨重彩地写他的成功一点也不为过。特别是濒于绝境时，他的精力与才华更是让我惊叹不已。

更值得一提的是，有时虽然他出现了错误，最后他还是能查出实情。我们知道的有五六桩这类情况的案子，其中有两件案子最引人入胜，一件是马斯洛雷夫典礼案，一件便是我现在准备讲述的故事。

福尔摩斯的养生之道是很奇怪的，他很少为锻炼身体而进行体育运动。他把盲目锻炼身体看成是浪费精力，因此只参与跟他职业有关的项目。他是我所知道的最优秀的拳击家，在与他体重相当的人当中，大概无人能比。他的饮食非常简单，起居也极为简朴，可以说是节衣缩食。除了偶尔注射些可卡因以外，福尔摩斯没有其他恶习。每当没有案件可查，报纸上的新闻也枯燥无味时，他便求助于麻醉剂，以逃避生活的单调无味。

早春的一天，福尔摩斯居然能抽出时间陪我到公园去散步。此时榆树已长出嫩绿的幼芽，栗树梢头也开始冒出五瓣形的新叶。我们在一起漫步了两个多小时，不言不语，这对两个默契的人是很适合的。等



我们回到贝克街时，已经快五点了。

“请原谅，先生，”我们的小仆人一边开门一边说道，“一位绅士来找过您，先生。”

福尔摩斯抱怨地看了我一眼。

“真不该午后散步！”福尔摩斯说道，“那么，这位绅士已经走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

“你有没有请他进来呢？”

“请了，先生。他进来过。”

“他等了多久？”

“他只等了半小时。他非常焦躁不安，一直在屋里跺着脚。虽然我在门外等候，我仍听到他的动静。最后他走到过道里大声叫喊说：‘他是不是不打算回来了？’这是他的原话，先生。我说：‘请您再稍等一会儿。’他又说：‘那么我到外面去等好了，我在这里快闷死了，过一会儿我再来。’说完他就走了，我说什么也留不住他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你做得很好，”我们走进屋中，福尔摩斯说道，“真叫人生气，华生。我正想办件案子。从这个人急不可耐的样子来看，似乎是一件重要案子呢。喂！这桌上的烟斗，一定是那个人丢的。这是一只很好的欧石南根烟斗，是用烟草商称做琥珀的材料做成的。我不知道伦敦城里究竟有几支真正的琥珀烟嘴，有人认为里面包着苍蝇的那种才是真正的琥珀。喂，他竟把珍贵的烟斗遗忘了，说明他一定是非常焦急的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他很珍爱这只烟斗呢？”我问道。

“啊，照我看，这烟斗的价格不过七先令六便士，可是，你瞧，已经修补过两次，一次在木柄上，另一次在琥珀嘴上。每次修补用的都是银箍，比烟斗的原价要高得多。这个人宁愿去修理烟斗，也不愿花同样的钱去买只新的，说明他一定是很珍爱这只烟斗了。”

“还有别的什么吗？”我问道，因为福尔摩斯正把烟斗翻过来掉过去，用独特的沉思神情端详着它。

福尔摩斯把烟斗拿起来，用他那细长的食指弹了弹，好像一个教



授在讲授动物骨骼课。

“烟斗有时非常重要，”福尔摩斯说道，“除了表和鞋带以外，没有什么东西比烟斗更能表现一个人的个性了。可是这只烟斗的迹象既不明显，也不重要。烟斗的所有者显然是一个身强力壮的人，他惯用左手，牙齿很好，粗心大意，经济富裕。”

我的朋友十分有把握地说了这些话，然后他看了我一眼，看我是否明白他的推理。

“你认为用一只七先令的烟斗吸烟的人是一个有钱人吗？”我问道。

“这是格罗夫纳板烟丝，八便士一英两，”福尔摩斯说着，在手心从烟斗里磕出一点烟丝来，“用这价钱的一半，他就可以抽上等烟了，可见他是很富裕的。”

“那么，另外的几点呢？”

“他有在油灯和煤气灯上点烟斗的习惯。你可以看出这烟斗的一边已经烧焦了。火柴是不会弄成这样的。但如果用油灯把烟点着，就不能不烧焦烟斗。而烧焦的只是烟斗的右侧，由此，我猜测他是一个惯用左手的人。现在你把你的烟斗在灯上点燃，你可以看到，因为你惯用右手，自然是左侧侧向火焰了。所以他是惯用左手的。琥珀嘴已被咬穿，说明他身强力壮，牙齿整齐。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，他已走上楼来，我们可以研究一下比这烟斗更有趣的问题了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我们的房门开了，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走进来。他身穿一套考究而素洁的深灰色衣服，手中拿着一顶褐色宽檐呢帽。我猜他的年龄在三十岁上下，可是事实上他还要大几岁。

“请原谅，”他有些窘迫不安地说道，“我想我应当先敲门。可是我心烦意乱，请您原谅我的冒失。”他把手放在额上，仿佛头昏眼花，一扭身倒在了椅子上。

“可以看出你已经一两天没睡觉了，”福尔摩斯和蔼礼貌地说道，“这确实比工作还要辛苦，甚至比玩乐还要伤神。我可以帮你什么忙吗？”

“我需要你的指教，先生。我不知道怎样办才好，我的整个生活



都快垮了。”

“你是不是想向我咨询什么？”

“不单是这样。你是一个见识广博的人，我需要你赐教。我想知道下一步我该怎么办，我希望你能告诉我。”

他呼吸急促，声音颤抖，我觉得他好像连说话本身都感觉非常痛苦，始终竭力用意志抑制着自己的感情。

“这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，”他说道，“俗话说‘家丑不可外扬’，尤其是和两个完全陌生的人来谈论自己妻子的行为，更是令人难堪。可是，我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不得不向别人求教了。”

“亲爱的格兰特·芒罗先生……”福尔摩斯开口说道。

来客从椅子上跳起来。

“怎么？”他大声说道，“你怎么知道我的姓名？”

“如果你想隐瞒自己的姓名和身份，”福尔摩斯温和地说道，“我劝你以后不要再把名字写到帽里儿上，或者你拜访别人时，不要把帽里儿冲着人家。我正想告诉你，我和我的朋友在这间屋子里已经听到过许许多多稀奇古怪、神秘莫测的事情，很荣幸不少人在我们的帮助下又获得了安宁。我相信我们也能为你做到这一点。请你赶快把事情的原委告诉我吧。”

来客又把手放到额头上，似乎感到非常痛苦。我从他的神情上可以看出，他是一个沉默寡言，天性有些骄傲的人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忽然用握紧的拳头作了个坚定的手势，似乎决定不再保守秘密，开始说道：

“事情是这样的，福尔摩斯先生，我结婚已经三年了。在这三年中，我和我的妻子像任何一对幸福的夫妻一样，恩爱异常，生活美满。我们的思想、言论和行动没有丝毫分歧。可是从上星期一开始，我们中间突然产生了隔阂。我发现，在她的生活上和思想上有一些东西，我竟然一无所知，我们疏远了。我要知道这是为什么？”

“不过，有一件事我要先让你知道，福尔摩斯先生。艾菲是爱我的，这毋庸置疑。一个男人很容易察觉女人在爱他。不过我们夫妻之间，有秘密存在。在这个秘密弄清楚以前，我们不能和好如初了。”



“芒罗先生，请你把事实告诉我。”福尔摩斯有点不耐烦了。

“我先把我所知道的艾菲的情况告诉你。我初次见到她时，她很年轻，仅仅二十五岁，但已是一个寡妇。那时她叫赫伯龙夫人。她很小便移居美国，住在亚特兰大城，在那里嫁给了赫伯龙，他是个顾客很多的律师。他们有一个孩子，可是那地方流行了黄热病，她的丈夫和孩子得黄热病死了。我看过赫伯龙的死亡证。这使她讨厌美国，便回国和她未出嫁的姑母一起住在米德尔塞克斯的平纳尔。我还要说明，她的亡夫给她留下了一笔很大数目的遗产，大约有四千五百磅。她丈夫在世时对这笔资产投资得利，平均年利7厘。她到平纳尔六个月之后我遇到了她，我们互相倾心，几星期后就结婚了。

“我是个蛇麻商人，每年的收入在八百镑左右。我们在诺伯里租了一座小别墅，每年租金八十镑，生活非常惬意。我们这小地方离城虽然很近，却颇有乡村风味。离我们家不远，有一家小旅馆和两所房屋，在我们门前的另一边有一所单独的小别墅。此外，只有到车站去的半路上才有房子。我的职业使我在一定的季节才进城去办事，夏季我就不用进城了。于是我和我的妻子在自己的乡间寓所纵情欢乐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在这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之前，我们夫妻非常恩爱。

“还有一件事，我应当先告诉你，我们结婚时，妻子把全部财产都转让到我的名下了。这并不是我的本意，可是她一定要这样做，我只好照办了。哦，大约六个星期以前，她对我说：‘杰克，你接受我那笔钱的时候，曾说过，我什么时候要用都可以向你。’‘一点儿不错，’我说道，‘那本来就是你的嘛。’‘好，’她说道，‘我要一百镑。’听到这话，我感到有些吃惊，我以为她不过是要买一件新衣服或诸如此类的东西。‘有什么事？’我问道。‘噢，’她开玩笑地说道，‘你说你只做我的银行保管，要知道，银行保管是从来不向人家乱发问的。’‘如果你真需要这些钱，你当然可以拿到它。’我说道。‘啊，是的，我当真需要它。’‘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用这笔钱作什么吗？’‘杰克，过几天可以告诉你，不过现在还不行。’我只好照办了。我们夫妇间第一次有了秘密，我给了她一张支票，事后也没再去想这件事。这件事或许和以后发生的事没什么关系，但我想我还是全说出来好。



“我刚才告诉你们离我们住处不远有一所小别墅。有一块田野在我们住所和小别墅之间，要到小别墅去，就得沿大道走到对面，然后再绕到一条小路上去。就在小别墅那边，有一片繁茂的苏格兰枫树，我平常很喜欢在那里散步。在树林里散步总是令人心旷神怡的。小别墅是一座很漂亮的两层楼，有一道古式的游廊，周围到处是金银花。我常在那里逗留，并且经常想，如果能住在这里该是多么让人满意啊。

“咳，上星期一傍晚，我走在这条路上，遇到一辆空篷车转到小路上，同时看到游廊旁草地上有一堆地毯和其他一些别的东西。我走过去，像一个游手好闲的人那样停下来打量一番，想知道我们的新邻居究竟是什么人。可是我正在打量，突然意识到上面一扇窗户里有一张面孔也正在看着我。

“福尔摩斯先生，我当时不清楚这张面孔的样子，可是，我背上几乎冒出了冷汗。我站得稍微远了一点，所以看不清面貌到底如何。不过这张面孔有点不自然而且不像人脸。我便急忙走向前去，以便看清楚那个窥视我的人，但我走近以后，那张面孔突然不见了，好像突然被拉到室内的暗处。我足足站了有五分钟，打算把我得到的印象分析一下。我很难说清这究竟是一张男人或女人的面孔，它离我太远了。可是这张面孔的颜色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它就像青灰色的白垩土一样，而且僵硬呆板得吓人。我心里很不安，便决心去拜访这所小别墅的新住户。我走近门前敲了敲门，立即有一个身材高大、体态削瘦、面容丑陋的女人把门打开。‘你要干什么？’她操着北方口音问道。‘我是你对面的邻居，’我把头朝我的住处点了点，说道：‘我看你们刚刚搬进来，因此我想问一下是否能帮你们做点什么……’‘喂，我们需要你时，自然会请你的。’她说，竟然把门关上。我吃了这样粗暴的闭门羹，非常恼怒，转身便回家了。尽管我竭力去想别的事情，整个晚上，我脑中始终萦绕着窗口的那个怪人和那粗鲁女人的形象。我决定不向妻子说这件事，因为她是一个胆怯而又容易激动的女人，我不愿意让她担忧。可我临睡以前，我告诉她那所小别墅已经住上人了，她什么也没说。



“我通常睡得很死。家里人经常嘲笑我说夜里没有什么能把我吵醒。可是这天晚上，由于这件事情的小小刺激或是其他原因，我却睡得不像平常那么死。我在似睡非睡中恍惚觉得卧室内有什么人走动，逐渐意识到我妻子已经穿好衣服，并且披上了斗篷，戴上了帽子。我喃喃地说了几句，对她这种不适时的举动提出了疑问。当我半睁半闭的双眼落到我妻子被烛光映照的脸上，我惊异得说不出话来。我从未见过她这样的表情：脸色死白，呼吸急促，在她扣紧斗篷时，偷偷地瞧着床上，看是否惊醒了我。她以为我还在睡梦中，便从屋中悄悄地溜出去，过了一会儿，我听到大门发出一阵尖锐的吱吱嘎嘎声，我从床上坐起来，用手关节敲了敲床栏，看看我是不是真的醒着。然后我从枕下拿出表，已经是凌晨三点钟了。我妻子在凌晨三点钟到外面去，她究竟要干什么呢？”

“我坐了有二十分钟，脑中反复考虑着这件事。我越想越觉得离奇古怪，我正在苦苦思索这件事时，听到门又轻轻关上了，我妻子走上楼来。‘你半夜三更到哪里去了，艾菲？’她一进来，我便问道。

“听我一说，她立即大惊失色，猛然尖叫了一声。这一声惊叫里含着难以形容的内疚之意。我妻子向来是一个真诚而直爽的女人，看到她悄悄溜进自己的屋内，而当丈夫问话时竟然惊呼出声，畏惧不安，这使我异常寒心。‘你醒了，杰克！’她勉强笑了笑，大声说道，‘怎么，我以为你睡起来雷打不动呢。’‘你到哪里去了？’我更加严厉地问道。‘也难怪你觉得奇怪，’她说道。我看到她解斗篷上的钮扣时，手指不住地颤抖，‘呃，以前我从未做过这样的事。是这样的：我觉得有些气闷，想出去透一透新鲜空气。假如我不出去，我真怕我要晕倒了。我在门外站了几分钟，现在已经完全恢复过来了。’

“她说这番话时始终不敢看我一眼，她的声音也完全不像平常的语调。这就说明 she 说的都是假话。我非常伤心，没有回答，把脸转向墙壁，心中充满了千百种恶意的猜测。我妻子对我隐瞒着什么呢？她这次奇怪的外出，究竟是到哪里去了？在我查明这件事以前，我是不会安宁的。在她向我说过一次假话以后，我什么也不愿问了。这一夜我辗转反侧，忐忑不安，猜来猜去，越想越糊涂。



“第二天我本应到城里去，但我很烦恼，也顾不得照顾生意了。我妻子似乎也一直心神不安，她始终注意着我的脸色。从她那疑虑的目光里，她已经知道我不相信她所说的话。现在她也是六神无主了。早餐时我们没说一句话，之后我立即出去散步，以便能在清晨新鲜的空气中思考这件事。

“我一直走到克里斯特尔宫，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小时，回到诺伯里时已经一点钟了。我正巧路过那所小别墅，便停下脚步向那些窗户望了望，看看是否能见到昨天的那张面孔。福尔摩斯先生，你能想像出我是多么惊奇：我正站在那里时，小别墅的门突然打开了，我妻子走了出来。

“我一见到她，惊讶得说不出话来。可是当我们视线相遇时，我妻子显得比我更加激动。一霎那，她似乎想再退回到那所别墅中去。后来，看到再隐藏也没有什么用了，便走上前来，面色异常苍白，目光惊惧，与她嘴唇上强露出的微笑，一点也不相称。

“‘哎呀，杰克，’她说道，‘我来看看是不是能给新邻居帮点忙。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呢？你不会生我的气了吧？’

“‘那么，’我说道，‘这就是你昨夜到过的地方了。’

“‘你是什么意思？’她喊道。

“‘我完全可以肯定你昨夜来过。他们到底是什么人？你竟然在深更半夜来看他们？’

“‘以前我没到过这里。’

“‘你竟然对我讲起假话来？’我大声喊道，‘你说话时声音都变了。我什么时候有事瞒过你？我要进去，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。’

“‘不，不，杰克，看在上帝的份上！请别进去。’她激动得不能自己，气喘吁吁地说道。等我走到门口时，她一把扯住我的袖子，用一股蛮劲把我往回拉。

“‘我求求你别这样做，杰克，’她大声喊道，‘我保证过几天把一切全都告诉你。如果你到别墅里去，除了自讨苦吃以外，没有别的用处。’后来，我从她手中挣脱开，她紧紧把我缠住，发疯似地哀求着。

“‘请你相信我，杰克！’她叫喊道，‘就相信我这一次，你决不会



因此而感到后悔的。要不是为了你好，我决不会对你隐瞒什么的。这关系到我们的整个生活。如果你和我一起回家，一切都会很好的；如果你硬要进别墅去，那么我们之间的一切就全完了。’

“她的态度是那样诚恳，又那么绝望，我犹豫不决地站在门前。”

“‘要让我相信你，必须有一个条件，’我终于说道，‘那就是从现在开始你停止秘密活动。你有权保留你的秘密，但你必须答应我夜里不再出来，不再背着我做任何事情。如果你答应，我就忘掉过去的一切。’

“‘我知道你会相信我的，’她非常宽慰地松了口气，高声喊道，‘完全照你的愿望办。走吧，离开这儿回家去吧。’“她仍然拉着我的衣袖，把我从小别墅引开。我走时向后看了看，看到上面窗上，一张铅灰色的面孔正向我们张望。我妻子和这个怪人之间有什么关系呢？那个粗野又丑陋的女人又和她有什么关系呢？这是一个奇怪的谜。我知道，在解开这个疑团之前，我的心情是不会再平静了。

“这以后，我在家呆了两天。我妻子很遵守诺言，因为，就我所知，她从未出门一步。然而，第三天，我有充分的证据证明，她竟不能摆脱那股神秘的吸引力，背弃了她的丈夫和她的责任。”

“那天我到城里去了，可是我没有像往常那样乘三点三十六分的火车回来，我乘的是两点四十的火车返回的。一进门，女仆就惊慌地跑进厅房。

“‘太太在哪儿？’我问道。

“‘出去散步了’。她答道。

“我心里充满了疑云，我跑到楼上看她是否真的不在屋中。我偶然向窗外一望，看到刚才和我说话的女仆正穿过田野，朝小别墅方向跑去。我当然非常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了。我妻子又到那里去了，并吩咐女仆，我一回来，就去叫她。我气得发抖，跑下楼来，狂奔出去，决心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。我看到我妻子和女仆沿小路赶回来，可是我没有停下来和她们说话。这所小别墅里的秘密使黑暗笼罩了我的生活。我发誓，不能再让它继续下去了。我走到房前，甚至连门都没敲，转动门钮，就冲进过道里。



“楼下是一片寂静。厨房里炉灶上水壶啦啦作响。一只大黑猫盘卧在一只篮中。但没有以前我看到的那个女人的踪影。我跑进另一间屋子，可是也同样空无一人。然后我跑上楼去，另两间房子也是空的。整个别墅竟然空空如也。室中的家具和图画都极为平常而粗俗，只有我从窗户看到奇异面孔的那间寝室舒适而讲究。当我看到壁炉台上悬挂着一张我妻子的全身照片时，全部疑团在我心中燃烧起猛烈而痛苦的火焰，那张照片还是三个月前我要她拍的呢。”

“我在房内停留了一会，确知完全无人后，才走出来。心中感到从未有过的沉重。我进屋时，我妻子来到前厅，可是我极为痛心，恼怒异常，不愿和她说话，从她身旁冲进我的书房。可是在我把门关上以前，她却紧跟在我身后走了进来。”

“‘我很抱歉，破坏了我的诺言，杰克，’她说道，‘可是你如果知道这里面的一切，你一定会原谅我的。’”

“‘那就把一切告诉我吧。’我说道。”

“‘不，我不能，杰克，我不能，’她高声喊道。”

“‘如果你不告诉我住在那所别墅里的人是谁，你把像片送给了什么人，我们就不可能互相信任了。’我说完便从她身旁走开，离开了家。这是昨天的事，福尔摩斯先生，从那时起我就没有见过她。对于这件奇怪的事，我就知道这些。这是我们夫妻中间头一次出现不和。我十分震惊，不知如何解决是好。今天早上我突然想到你可以给我帮助，所以连忙赶到你这里来，假如有哪一点我没有说清楚，请你问我好了。不过，请你赶快告诉我该怎么办，因为我实在忍受不了这种痛苦。”

福尔摩斯和我聚精会神地静听这件离奇的故事。这个人异常激动，讲话都不能连贯起来。我的朋友，一只手托着下巴坐在那里，陷入沉思。

“请告诉我，”他终于说，“你能保证你在窗户上看到的面孔是一张男人的面孔吗？”

“我每次看到这张面孔，距离都比较远，所以不能肯定。”

“但你显然对这张面孔的印象很不好。”



“那面孔的脸色很不自然，而且面貌呆板得奇怪。可我走近时，就突然不见了。”

“你妻子向你索一百镑，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？”

“大约两个月了。”

“你看到过她前夫的照片吗？”

“没有。他死后不久，亚特兰大着了大火，所有文件都烧掉了。”

“可是她有一张死亡证，你说你看到过，对吗？”

“是的，在那场火灾以后，她拿到了一份副本。”

“你遇到过在美国认识她的人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她接到过那里的来信吗？”

“也没有。”

“谢谢你。现在，我要把这件事情再想一想。如果这所别墅现在仍然空着，我们就有些难办了。不过，我想很可能昨天在你进去以前，里面的住户得到警告，事先躲开了，现在可能又回到屋里了。我劝你返回诺伯里，再观察一下那所别墅的窗户。如果肯定里面有人居住，你不必硬闯进去，只要拍一个电报给我和我的朋友就可以了。我们一旦收到电报，一小时就赶到你那里，不久就可以查个水落石出的。”

“假如那别墅现在还空着怎么办呢？”

“那么我明天去，然后再和你商量。不过，最重要的是，在没有弄清原委之前，你不要再烦恼了。”

“我担心这事情不妙，华生，”我的朋友把格兰特·芒罗先生送走後说道，“你有什么想法？”

“这件事很难办。”我回答道。

“对了，如果我没弄错的话，这里面必定有诈啊。”

“那么谁是欺骗者呢？”

“啊，那一定是住在那间舒适的房间里、并把艾菲的照片挂在壁炉墙上的那个人。华生，窗户里那张呆板的面孔很值得注意呢。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过这件案子。”



“你已经有了定论吗？”

“是啊，这仅是暂时的推论。我对我的推论很有把握。我认为这女人的前夫就住在小别墅里。”

“你这样想有什么根据吗？”

“不然，她那样惊惶不安，坚决不让现在的丈夫进去的举动又怎样解释呢？照我推测，事实大致是这样：这个女人以前在美国结了婚，她前夫沾染了什么不良的恶习，或者染上了什么疾病，让人不愿接触了。她抛弃了他，回到英国，改名改姓，想开始一种新的生活。她把一张别人的死亡证给现在的丈夫看过。结婚已经三年，她深信自己已经非常安全。可是她的踪迹突然被她的前夫发现了，或者可以设想，被某个与这位病人有瓜葛的荡妇发现了。他们便写信给这个妻子，说要来揭露她。她便要了一百镑设法摆脱他们。但他们仍然来了。当丈夫向妻子提到别墅有了新住户时，她明白这就是追踪她的人。等丈夫熟睡以后，她便跑出去设法说服他们让她平静地生活。这一次没有成功。第二天早晨她又去了，可是正像她丈夫告诉我们的那样，她出来时恰好碰上了他。这时她才不得不答应不再去了。可两天以后，摆脱这些可怕邻居的强烈愿望促使她又进行了一次尝试。这一次她带上他们向她索要的照片。正在和前夫会晤时，女仆突然跑来报告说主人回家了。她知道他必定要直奔别墅而来，便催促室内的人从后门溜出去到附近的枞树丛里躲起来。所以，他看到的是一所空房子。你认为我的推论如何？”

“这完全是猜测。”

“可是它至少与所有的事实相符。如果发现了不相符合的新情况，我们再重新考虑也还来得及的。在我们没有收到那位朋友从诺伯里拍来的电报之前，我们只好等待了。”

不过我们并没等多久。刚刚吃完茶点，电报就来了。

电报如下：

别墅仍然有人居住。又看到窗内那张面孔。请乘七点钟火车前来，一切等你前来处理。

我们下火车时，格兰特·芒罗先生已在月台上等着。在车站的灯



光下，我们看到他面色苍白，忧心忡忡，浑身颤抖。

“他们还在那里，福尔摩斯先生，”他用手紧紧拉住我朋友的衣袖说道，“我经过别墅时，看到有灯光。现在我们应当彻底地解决它。”

“那么，你想怎么办呢？”当我们走在幽暗的树荫路上时，福尔摩斯问道。

“我打算闯进去，亲眼看看屋里到底是什么人。我希望你们两位做个见证。”

“你妻子警告你最好不要去揭这个谜，你一定要不顾一切地去闯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决心已定。”

“好，我认为你是对的。弄清真相总比无休止地怀疑好得多。我们最好立刻就去。当然，严格讲，我们是违法的。不过我想这也值得。”

那晚天色非常昏暗，我们从公路转入一条两旁全是树篱的狭窄小路，天开始下起毛毛细雨。格兰特·芒罗先生急不可耐地向前奔去，我们在他身后跌跌撞撞地跟着。

“那就是我家的灯光，”他指着树丛中闪现的灯光，小声说道，“这就是我们要进去的别墅。”

他说话时，我们已在小路上拐了弯，那所房子近在咫尺。半掩的门前地上映着一缕黄色灯光，楼上一个窗户也被灯光照得异常明亮。我们望过去，见一个黑影正从窗帘上掠过。

“就是那个怪物！”格兰特·芒罗喊道，“你们可以亲眼看到有人在这里。现在跟我来，我们马上就把一切弄明白。”

我们走近门口，突然一个妇人从黑影中走出来，站在金黄色的光影中。在暗中我看不清她的表情，但她双臂高举，做出恳求的姿态。

“看在上帝份上，别这样干！杰克，”她高喊道，“我猜到今晚你一定会来。亲爱的，请你再好好想一想！再相信我一次，你永远不会后悔的。”

“艾菲，我已经相信你太久了，”他厉声吼道，“放开我！我一定要进去。我的朋友和我要彻底弄清楚这件事！”他把妻子推到一旁，



我们紧随在他身后走过去。他刚把门打开，一个老妇人便跑到他面前，想阻拦他；可是他一把把她推开，片刻之后我们就到了楼上。格兰特·芒罗跑到亮着灯的屋中，我们随后走了进去。

这是一间暖和、舒适的卧室，布置得很好。桌上点着两支蜡烛，壁炉台上也点着两支。房间的一角，好像是个小女孩俯身坐在桌旁。我们一进门，她就脸转过去，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她穿着一件红上衣，戴着一副长长的白手套。当她突然转向我们时，我不由得叫出声来。她的面孔是铅灰色的，完全没有表情。一瞬间，这个谜就揭开了。福尔摩斯笑着，把手伸到这孩子耳后，一个假面具从她脸上掉下来，原来她是一个黑炭似的黑人小女孩。看到我们惊骇的表情，她高兴得露出了一排洁白的牙齿。看到她那滑稽的样子使我也不禁大笑起来。格兰特·芒罗用一只手按着自己的喉咙，呆呆地站在那里地望着。

“我的天哪！”他大声喊道，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，”他妻子面容坚定而自豪地扫视了屋内的人一眼，说道，“现在我们两个人必须求得一个妥善的办法。我的丈夫死在亚特兰大，可是孩子还活着。”

“你的孩子？”

她从怀里取出一个大银盒说道：

“你从没见它被打开过吧。”

“我原以为它是打不开的呢。”

她按了一下弹簧，盒盖立即打开。里面是一张男人的肖像，清秀英俊，温文尔雅，可是他的面貌却具有明显的非洲血统的特征。

“这是亚特兰大的约翰·赫伯龙，”夫人说道，“世上再没有比他更高尚的人了。为了要嫁给他，我不惜与我的同种人隔绝了。不幸的是，我们唯一的孩子，竟继承了他祖先的血统而不像我。小露西竟比她父亲还要黑得多。不论黑白，她毕竟是我亲爱的小女儿，是母亲的小宝贝儿。”一听到这些话，小家伙便跑过去依偎在女人身旁。“仅仅是因为她身体不健康，换了水土可能会对她不利，我才把她交给我们以前的仆人，一个忠诚的苏格兰女人抚养。我从未想到要遗弃我的孩子。可是我遇到了你，杰克，并且爱上了你。我一直不敢把我有孩子

的事对你说。上帝原谅我，我怕会失去你，所以就没有勇气告诉你。我只有在你们二人中选一个，懦弱我，终于舍弃了我的孩子，选择了你。三年来我一直隐瞒了这件事。我经常从保姆那里得到消息，知道她一切都很好。然而，我终于遏制不住想见孩子的愿望。尽管我一再压抑这种愿望，却无济于事。我知道这很危险，却还是决心让孩子来，那怕是几个星期也好。于是我给保姆寄去一百镑，告诉她这里有所小别墅，她可以来和我住邻居，而我根本无需出面和她联系。我甚至嘱咐她白天不让孩子到外面去，并且把孩子的脸和手掩盖住，即使有人从窗外看见她，也不会诽谤生事，说邻宅有一个小黑人。假使我不是过于小心，也可能做得不这么蠢了。因为怕你看出真情，反而叫你忧心忡忡。

“是你告诉我这个小别墅有人住了，我本应等到早晨，可是我激动得睡不着。因为我知道你一般睡得很沉，就溜了出去。不料被你发现了，于是我开始陷入了麻烦。第二天你察觉了我的秘密，可是你宽宏大量，并没有追究。三天以后，你从前门闯进去，保姆和孩子却从后门溜走了。今天晚上终于真相大白，请问你打算怎样处理我和孩子呢？”她握紧双手，等待着回答。

这样过了十几分钟，格兰特·芒罗打破了沉默。他的回答给我留下了非常愉快的回忆。他抱起孩子，吻了吻妻子，然后，一手抱着孩子，一手挽着妻子，转身向门口走去。

“我们可以回家去好好商量嘛，”他说道，“虽然我不是圣人，艾菲，可是我想，总比你想像的要好一些。”

福尔摩斯和我随他们走出那条小路。这时，我的朋友拉了拉我的衣袖。

“我想，”他说道，“我们还是回伦敦去，这也许比在诺伯里更有用些。”

整晚他再也没有提过这个案子，直到最后他拿着点燃的蜡烛走回卧室时才说：

“华生，以后如果你觉得我过于自信，或在办一件案子时下的功夫不够，请你在我耳旁轻轻说一声‘诺伯里’，我一定会很感激的。”